





## 莊子發微卷上

## 內篇

## 逍遙遊第一

瑞安 陳黻宸 譔

郭象曰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于其間哉釋玄英曰逍遙者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無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德清曰逍遙廣大自在之意即釋氏所謂無礙解脫也按郭注莊子十卷三十三篇自駢拇以下為外雜篇皆以篇首訛命篇不別列篇名內篇七篇以逍遙遊始以應帝王終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本無物物自我造物物而不物於物一切障礙障隨境而忘老莊之學與易相表裏錢澄之曰易之道盡於時



莊之學盡於遊時者入世之事也遊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語云我本無心於事自然無事於心斯亦待遊之旨乎我又謂我固無我寧復有世世既無世豈有出入一出一入如露如泡能我執自無世累遊乎遊乎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在天地外翛然一身此身非身雖有無尚不足言而況於大小乎故北冥有鳥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物莫大於鯢鵬然其寄於兩間亦猶野馬塵埃之適然而成耳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夫以蜩與鸞鳩之視鵬斯小之甚矣然大者自大而小之笑大者自小我不知蜩與鸞鳩之笑鵬鵬之笑蜩與鸞鳩歟然而莊子曰之二蟲又何知然則蜩

與鵬皆不知所自然者耳浸假而化我之左臂以為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之鵬吾因以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浸假而化吾之右背以為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之斥鴳吾因翔蓬蒿之間彼亦飛之至也此亦飛之至也而彼奚且適也而此且奚適也故莊子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大小之不相及猶其有大小者也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所謂大年矣然以不知晦朔之朝菌不知春秋之蟪蛄與冥靈及大椿較年斯不相及矣而猶是年也吾又安知朝菌之笑冥靈蟪蛄之笑大椿不猶之蜩與鸞鳩之笑鵬乎故蜩之與鵬朝菌蟪蛄之與冥靈大椿衆人之與彭祖皆其大可悲者也然而衆人不悲彭祖而自悲人人且不自悲而悲人此則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之所為耳且與斥



鷦之見何異是故一君一官之知不若宋猶子之無知宋猶子之行無知不若列子之無知而免乎行列子之免於行而有待不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之無待嗚呼此則極於道遙之致者矣故於天地之間無所不遊也無不可遊也嗚呼此真極乎遊之致者矣故雖鯢鰈之大猶是遊也蜩與鷺鳩之小猶是遊也朝菌蟪蛄之暫猶是遊也冥靈大椿之久亦猶是遊也夫物各有生生各有極雖天地亦同歸於廢墜之時又烏得其所以遊哉夫惟知不遊之遊雖朝生而暮死可也雖朝生而朝死可也雖令一死而終不生可也何也有死生斯有我有我斯有與我相引以為緣者功也名也斯何物歟然且挾以顛倒一切而吾乃失其為我矣雖然我之所以失其為我者皆以我為之累耳故莊子為之言曰至人無已既無已矣又安有知歟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之繫於我哉故莊子又為之言曰神人無功至人無名雖然其功其名非流俗之所謂功與名也故必如堯之讓天下而後可謂之無功必如許由之不受天下而後可謂之無名無功矣無名矣而猶慮其汲汲然役於己也故必如藐姑射之神人而後可謂之無已我觀於堯之謂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有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之辭堯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吾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郭註以為治之由於不治為之為之出於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



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何往不為天下君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耳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皆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寔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雖堯許之地雖異其於道遙一也呂吉甫曰自堯言之由雖無為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受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終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舜各得其道遙也我謂治天下治無不治於堯許無加於毫末故苟得其所以為堯者讓天下也可不讓天下也可得其所以為由者不受天下也可天下其名耳治天下其

功耳一功與名不能忘於其懷而何足為堯哉而何足為許由哉而莊子以為堯固神而聖者也許由亦神而聖者也故其言又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龍者無以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與一世靳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乎海內之政官然喪其天下焉郭象為之解曰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足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聖人之心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無心以應世故常以不為為之堯舜者事之名耳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之無所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故官然喪之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其堯耳嗚呼天下自天下而我自我有天下而讓之與因人之讓而辭之可謂無天下矣無天下即不復有我可謂無我矣雖然吾又聞之錢澄之曰堯與許由一讓一不受胸中俱無天下所謂無己無功無名者也然是有而

無之非本無也猶有待也堯必待讓許必待辭若姑射之神人不有天下而天下自治天下受治而依然不有始覺堯多一讓許多一辭迨往見而後官然喪其所有非獨堯喪其讓亦且許喪其辭蓋至此乃真逍遙也總之天下之於我直未耳聖人神人之於天下其迹也故以迹求之則堯舜以堯舜求之則堯固非堯舜固非舜故官然喪其天下者堯也而堯固官然矣又安見所謂堯又安所謂非堯哉藐姑射之神人其即堯歟其非堯歟究之堯與非堯何足言總之不離於至人之無已者近是是以李贄論之曰夫目之所不見耳之所不聞者古今何多也獨鯤鵬乎哉聞之而不聞見之而不見者古今何多也况藐姑之山乎哉故斥鷃見鵬飛而竊笑肩吾聞接輿而大驚亦以耳目之拘耳是故言其所見則以為尋常言及其所不見則以為語怪聽其所知則以為至極聽其



所不知則以為當烏乎是尚可以語逍遙也乎哉故吾謂蜩與鸞  
鳩斥鴳之儔無論矣即大而極之鯤鵬之化大椿之壽而六月之  
息須臾耳九萬里之高平地耳八千歲之春秋旦暮耳無物不有  
無物不然設不遇神人亦安知人間有藐姑射之山哉故莊子終  
身引惠子之言以明之惠子之言大瓠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可然大也吾為之無用而掊之其言樗曰大本擁  
臃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嗚呼此但知有用之用而  
不知無用之用但知有用之用為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之為用也  
我悲夫用者而又悲夫用用者而又悲夫用用而卒無用者莊子  
之告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又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嗚  
呼如惠子之言與斥鴳之笑大鵬肩吾之驚接輿將毋同而况人

之道遙於天地間者又笑之不及笑而驚之無可驚也故小而言  
之雖蜩鴳與螻蛄亦無在不逍遙也大而言之雖堯舜猶病故郭  
象曰遺彼忘此冥此羣異異方固得而我無功名嗚呼至矣夫  
齊物論第二

遇物逍遙所造皆適是忘物也雖然我忘物歟物忘我歟我與物  
俱不能相忘也郭象曰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  
歟不然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是無物不然也不然乎然然乎不  
然是無物然也惡然惡不然故郭象又為之說曰是非雖異而彼  
我則均各我其我果是歟人果非歟各是其是是果是歟是果  
非歟物者彼我之所由分也論者是非之所由出也故物論之不  
齊久矣雖然以齊齊不齊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齊其不齊也齊  
故是之與縱橫之不齊也屬與西施美醜之不齊者也秋豪與太



山大小之不齊者也殤子與彭祖壽天之不齊者也鰭與猿猴溼處木處之不齊者也罔兩與景形之不齊者也而莊周與胡蝶化之不齊者也於此乎於彼乎物本無彼而曷有此於終乎於始乎物本無終而曷有始故是己而非人美己而惡人是皆隨其成心而師之者也於是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有指與馬之喻以喻所非喻而非喻所喻有昭文之鼓琴與不鼓琴而成非所成虧非所虧有麗之姬之處晉國而泣非所泣悔非所悔蓋物之不齊自是非之不明始是非之不明自有我始故於篇首述南郭子綦之言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人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嗚呼大矣夫吾喪我之言夫我且

喪矣而復何物之有哉物且無矣而復何是非之有哉故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唯無無作作則萬籟怒嘒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刁刁之調調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郭象為之言曰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



我則我有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至役役物乎故物各自主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夫郭象之言然矣哉天者萬物之總名故天亦物也我亦物也我亦天也物亦天也然則我尚有是非而物尚有彼我哉子綦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涖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熟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悅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可不謂大哀乎案此子綦自明其吾喪我之故也夫我之喪也又必自喪其耦始楊文會曰耦者對待之法也南郭子綦內證無心我執已亡倘我執未亡定有對待法時時現前不能深入明室空寶海平等普觀斯亦然矣夫籟莫大於風而人心之發尤疾於風故即人之心而於其萬有不齊者而推度之而反



覆之而究竟之其若有真宰歟其有為臣妾歟其相為君臣歟其有真君之存歟總之其形也形之為役也久矣役之不足以言真也久矣故物之有耦者皆非真也故必如子綦之嗒然似喪其耦而後能喪我能喪我而後能入於無是非能入于無是非而後能齊物論故夫籟之發也其聲不同然當其發時而聲何在及夫風過竅虛衆聲寂然而聲又何在我之為我也亦然夫人心惟有一我在而後有耦焉以因之此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啟態十二者之情狀與我為接與我為構而我之不知所歸也愈甚吾既喪我我復耦吾喪我耦益復無我故錢飲光氏言之曰欲齊物論先降我見欲破我見先識我之真妄真妄本不相離孟子所謂幾希之異也凡吾知覺運動皆有所為使者不知是妄耶是真耶然真君盡人而具任人相劑相刃而終無益損而人不喪盡不止是可

哀也莊子哀人之喪其真我也而子綦之吾喪我乃喪其妾我也嗚呼我亦何妄雖然夫人惟各我其我而我乃妄矣故我以喪為貴抑又聞之林希逸曰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人身中有一豪私意未化則吾我之見亦生分別妙哉言矣夫吾我尚自有其分別者在而奚論乎物哉吾既喪我而我乃化矣而物乃化故莊子於其篇終曰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郭象曰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是未聞夫物化之謂也葉秉敬曰篇首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為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於萬物錢飲光



氏曰篇首以人世之是非譬之如風明物論之無端也未以人世之生死等之於夢明物化之無常也一起一結指點分明吾謂物論之不齊齊者之過也物無不齊亦不必齊齊而至於論之斯論者之過矣論即不齊齊何待論齊物論者以齊齊不若以不齊齊之為齊也以不齊齊又不若以齊齊不齊之為齊故其於我也喪而其於物也化錢餞飲光氏又曰通篇以物論當齊末後只指於物字點出物化不但論者當廢即齊者亦瞿然自失矣知言哉知言哉故其言道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其言至也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

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己而况利害之於眾狙之朝三暮四而皆喜朝四暮三而皆悅則愚矣於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亦未為盡智也於艾封人之子之涕泣沾襟則惑矣於堯之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亦未為盡達也於其同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於其異則食芻蕘食薦甘帶嗜鼠之不同味援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之不同色其實無同而無異也於其大則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於其得則景之有待而然其所待又有待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其實無得而無失也總之必歸於化而後止故觀於物化不齊者皆齊矣論云乎哉齊云乎哉

養生主第三

大矣夫莊子之言曰吾知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緣督以為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郭象以為舉重携輕而  
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  
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  
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  
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生也督中  
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  
而全理在身嗚呼夫全理在身而復何有善之可言與思之可指  
哉故雖予之以名而蕩蕩之極民無能稱加之以刑而節節支解  
無不生瞋恨其不近名也名自忘也其不近刑也刑自去也朱晦  
庵謂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為全身避患之計故其  
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

也唯能不失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  
為善無近名者語或近是而實不然盡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  
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而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  
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謂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  
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無惡為近刑則  
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其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  
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  
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所謂小人無忌憚也林希逸嘗  
非之曰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  
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  
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  
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



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  
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  
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  
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  
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  
句語脉未盡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  
篇參考之意不然案林說甚謹朱晦庵未會莊子全書之旨而徒  
指摘書中之一二語語中之一二字文深而鍛鍊之歌泣無聲古  
人誰訴嗚呼讀書豈是言哉王船山氏為周檢其說謂聲色之類  
不可名之為善者即惡夫善惡本無定名莊子之所謂善惡者非  
猶夫人之所謂善惡也王氏之言然矣雖然豈特聲色之類之為  
惡哉凡天下之事之物之接於吾身而非出於吾身之自然者皆

謂之為惡可也故上之有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身居廟堂之內而  
心遊四海九州之遙與一世弊弊焉以有為而為之下之高門縣  
薄無不走處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與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終身役役不見成功而蕭然者其其惡一也故曰為善無近  
名如伯夷之讓國史魚之直曾參之行所謂善人者非歟而莊子  
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屬其性於仁義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  
臧也堯之不教無告不廢困窮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孔子之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  
相與鄰可謂之不善歟而莊子曰堯之美而非大也孔子之夢而  
昧而惜乎其窮也此或近於名而殆者歟曰為惡無近刑刑不必  
其斧鉞刀鋸也而為惡不必其仁義繩墨之言所不能入也故如  
叢枝胥敖有扈之國為墟厲身為刑戮其刑之大者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校之七日死者七不餘人其  
刑之小者然而無足論也越人三世域其君王王子搜逃之丹穴而  
越人重之以艾乘之王與伍員流於江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若王子搜與伍員其弘者可謂善歟惡歟然而其刑且  
不免矣故莊子謂之危身棄生以殉物謂之世俗之君子若是者  
皆莊子所謂近刑而殆者也故列禦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  
十乘以其十乘騎犢莊子莊子曰何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之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  
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山木篇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茂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  
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者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  
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  
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  
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固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故莊子求免於物之累名與刑皆因其物而累者也監河  
侯之行貨累也但求升斗之給以待活而三百金不敢受也神龜  
之生而曳尾也不辭塗中之辱而境內之累不與聞也故善可為  
也然善未有不與名為緣者惡可為也然惡未有與刑相因者沉



善惡亦究何謂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與美斯惡已皆知善之  
善斯不善已美惡何以名亦強為名之曰善曰惡故其近於名者  
名之善其近於刑者名之惡無善何名無惡何刑出於名與刑之  
外乃能擇乎善與惡之中故曰緣督以為經莊子之旨亦微矣夫  
莊子之所謂善與惡非猶夫人之所謂善與惡也不然是莊子之  
獎人為惡也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然而況莊子也哉養生主者  
養其所以主此生者非但養生之謂也郭象曰夫生以養存則養  
生者理之極也嗚呼惟無生乃生梵語西來厥旨弘暢自漢以前  
未之或聞當莊子之時學者未達無生之旨為老氏之徒者或流  
為養生家言故河上丈人在戰國之季表章柱下之書遂為丹經  
之祖沿流失原其來有自獨莊子識生之所養以不養為養生之  
所以生以不生為生故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夫以其生生之  
厚乃何往而得生焉故生者非所以生也而生生者尤非所以養  
也莊子謂養生之生須識取生之主此儒者所以立命釋氏所以  
見性也蓋其所以養者一也故引庖丁之言以明之曰庖丁為文  
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表然嚮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謦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  
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  
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謐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嗚呼庖丁之所好者技耳然其言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而進乎技夫天下亦何道非技何技非道所見技即技所見道即道庖丁善養刀而莊子善養生郭象為之言曰以刀可養故知生可養嗚呼我觀於庖丁之提刀而立與善刀而藏輒之廢書而起曰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若庖丁者可謂善用其柔者矣夫刀剛物也而庖丁之用刀柔術也達矣夫呂吉甫之言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以至善刀而藏之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抑我又聞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夫庖丁之於

牛又謂善於解紛矣而其刀刃何挫而不挫也故庖丁之刀刃所以能不挫者乃其善於挫者乎不然非善刀而藏亦能歷十九年之久數千牛之多而刀乃如故以是知養生之貴乎無生也故莊子又為引右師之言曰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秦失之言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順處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斲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夫生者何生苟得其生雖為在師之介而自有不介者存雖為老聃之死而自有不死者存達生篇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故右師以介而生老聃以死而生不然瑣瑣然為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之術以求無戾於道引下土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雖千年猶旦暮也雖上壽猶殤子也故錢飲光氏論之曰莊子齊生死者也此篇力闢長生之說而言養生主養生之主也生之所以主其所以生者也而釋德清則謂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性得所養而天真自全則去來生死了無拘礙故主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物外不為生死變遷者實由得其所養耳我謂孟子言養氣莊子言養生而莊子之言曰帝之懸解其異於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幾希

#### 人間世第四

林希逸曰莊子首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非次言養生之主為自己做工夫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我謂莊子與世相忘而實不能忘世故既生矣人孰無生人孰非我人間世者我與人同此生者也郭象曰與人羣者不能離羣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誠矣夫莊子以無為自然為宗然亦不願離世獨立幻視人間故是篇於人情之詐偽世路之險巇死生之不平名實之不勝陰陽之相盪風波之相因推闡入微直如白日當天鬼魅盡形抉隱微揭之中道故郭象為之言曰人間之變故世之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而不為所異也王夫之曰人世無不可遊也而入之也難既生於其間則雖亂世暴君不能逃也亂世善惡相軋之積惡之軋善也方酷而善復挾其



有用之材以軋惡而取其名名之所在即刑之所懸矣唯養無用而去知以集虛則存于己者定而忘人生死可外而况于名物不能傷而後庶幾于化此篇為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君子深有取焉嗚呼人間世亦豈易言哉生之不能養無論矣既養其生而謂我無以用世豈達也哉故釋玄英曰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於養生主之下以人間世次之釋德清曰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養生主乃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養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過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功夫又從心齋然忘虛己涉世可無患矣極言人情世故之不才為究竟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生之主實與前篇互相明也夫孔子與顏淵用世之極則也蘧伯玉亦善於用

世者也顏淵將之衛見仲尼請行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自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孔子曰若特往而刑耳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弘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蘧人蘧人者人必反蘧之顏淵將傳衛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甚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我奈之何告顏闔曰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



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  
蜚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  
不慎嗚呼<sup>助</sup>血肉之軀激而成戰強者在上弱者靡伏殺機大啟巨  
野蔽天一怒之威骸齒山積血淚萬千終古若此人臣莫不欲忠  
其君而龍逢誅比干戮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忠而伍員辱大夫種  
滅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己憂曾參悲故葉公子高將使於

齊問於仲尼而仲尼語之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  
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  
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  
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噫凡溢之類也妄  
豈僅傳言然矣甚矣夫妄之為害大也雖然不溢何妄妄自溢致  
甚矣夫溢之為人害又豈於大哉故易道尚謙而老子貴虛抑我



尤有慨於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之言夫死  
生亦至矣生甚可悅而死甚可惡乃令世之為人臣子者一生之  
悅死之惡而亦無暇焉在臣子亦奚求而為人君父者又將何以  
為情哉嗚呼此可為深長思者也李贄曰此篇首言顏回之衛次  
言葉公使齊三言顏闔傅太子皆人間世之大者仲尼教之蘧伯  
玉示之至矣盡矣然皆有用之技不足多也蓋入而犯難不得已  
而求解免則何益矣惟櫟社之木商丘之木自全其天無喪無得  
大木如此大神如此牛如此豚如此有痔之人如此支離疏之有  
常疾又如此胡為乎仲尼哉彼蓋不知無用之用也莊氏之意蓋  
如此雖然我謂李氏之說非也櫟社商邱之木徒以其不材而無  
用耳支離疏之不受功徒以其支離其形而無用耳夫有用之用  
不若無用之而無用之用又不若有用而無用之用也故大智若

愚非真愚也大巧若拙非真巧也故苟當其用則雖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或非其用則為心齋之虛可也况亦何實而有虛其所謂  
虛者又非一無所用也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  
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日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  
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  
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名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  
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矣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  
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



生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中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嗚呼我於孔子之語得道要凡四曰無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曰絕迹易無行地難曰吉祥止止曰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夫不聽則亦已矣然聽之以心而猶未足至於聽之以氣則大異於墮其聰而不聽者矣不行則亦已矣不行者絕迹之謂也然不絕迹而無行地則大異於翹其足而不行者矣聽止於耳止止於符而道止於止故能止其所止斯止矣此即大學止於至善之義也耳目者見聞之接於外者也然不外接而內通則耳不必廢聽而以不聽為聽目不必廢視而以不視為視故錢飲先為之說曰視聽如故而心知不起又曰內通者耳目相通目可聽耳可視也故德充符曰不知耳目之所宜嗚呼此亦大易所謂無思無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故孔子戒顏淵以師心而策葉公子高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斯可謂發人世之秘緘而協於處世接物之極者矣故仲尼非不用也然仲尼又非不知無用之用也櫟社大樹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門戶則液槨以為柱則蠹然以不材之故而免於斧斤商邱之大本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以為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然其大也乃以此不材也以視榘梨橘柚梁蔎之屬以剝以辱大枝以折小枝以泄荆氏之椒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芘者勒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榜者斬之孰有用孰無用孰壽孰夭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為脇挫鍼治繅足以餬口鼓笑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以視闕龍逢之死於桀王子比干之死於紂叢枝胥敖與有扈之滅於堯禹無用孰有用孰名孰實雖然此但可為載福避禍而求免刑者言之若聖人之處世不求免刑而全不趨福而尊不避禍而安惜乎楚狂接輿之不知孔子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我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焚也桂可食好食之漆可用故割之人昏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此篇引孔子蘧伯玉之言以明臣子之分義守身效職之

難其以處人世間之道備矣而繼以櫟社商邱之木及支離疏三種無用之用終以接輿之歌見人間世處處畏途死亡不測自莊子言之非明體達用不足以勝任而遠害而其大要則在於正己以悟物使人之意也消此可一言以蔽之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嗚呼斯亦難矣非仲尼其孰能與於此哉故吾聞狂接輿之言為汗發於背霑衣不自禁曰我其有用歟我其無用歟吾用吾吾其山木我歟吾其膏火我歟吾用我而我用於人人其桂食我而漆割我歟吾雖欲為支離疏其可得乎嗚呼是亦不知支離其德之過也莊子之所悲而譏也

德充符第五

嗚呼使天下皆王貽申徒嘉叔山無趾哀貽它其人將古今無完形使天下皆非貽申徒嘉叔山無趾哀貽它其人將古今無完德



諸法非法百身無身茫茫大千大抵皆狃子食於其死母之類耳  
嗚呼形之為人累大矣孰愛其形孰棄其形王駘申徒嘉叔山無  
趾之形殘矣哀駘宅之形駭天下矣是真有異於人者歟是真無  
異於人者歟既無異於人矣人同此形形同此人形其能自忘歟  
人其能相忘於形歟而莊子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忘與不忘  
形之所使歟抑有所使其形者歟無以使其形者雖死母亦見  
棄於生子況其他乎不然人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孰兀者孰非兀  
者孰惡者孰非惡者兀與惡其形也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以兀  
聞而哀駘宅以惡稱雖然兀者自兀而於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  
無與也惡者自惡而於哀駘宅無與也天地其偽也萬物其變也  
覆載其迹也桎梏其具也耳目之所宜百骸之所寓知之所知其  
妄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其命也賢與不肖其名也飢渴寒暑其

運也惟德也故能不行而至惟符也故能不同而合惟充然而塞  
乎其間也故能不感而應不漸而達大矣夫郭子玄之言曰德充  
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體夫郭言豈不然  
哉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宅之徒可謂遺其形體者矣抑豈  
徒然哉衛靈公齊桓公何人也然而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饕餮大癭說齊桓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郭象曰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支離與大  
癭亦可謂遺其形體者矣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吾且為之說  
曰惟至人可以忘形踐形者踐其形之實者也忘形者忘其形之  
虛者也王虛舟曰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充實不已適反  
於符符自外合抑自內應內外兩渾何外非內故德之充於其內  
者於吾身斯委土矣於萬物斯委蛇矣於古今斯一宿矣於天地



斯遽廬矣於天之與吾斯走隙矣於吾之與人斯交臂矣於吾之與吾斯遊魂為物矣吾愛吾形所愛於吾者其形歟吾不愛吾形所愛於吾之形形者其非形歟故以形而全不若以德而充此莊子德充符之所以名也釋玄英曰此篇立意謂德之充實於內者必能遊於形骸之外蓋以知身為大患之本故不事於物欲而心與天物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忘形釋智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學道者唯務實德之充乎內而不計虛名之見乎外雖不求知於世而世未有不知者也故引諸子以發之蓋即老子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也嗚呼眾人之所惡孰知其有大大可愛者在乎夫王駘叔山無趾之於仲尼申徒嘉之於子產其於形固亦不類矣雖然不類之類其類在德不在形是故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又曰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厲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者也申徒嘉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與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曰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



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者大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惴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我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我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與為人事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於人者也寡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記若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師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下之諸御不翦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殺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莊子寓言十九天下亦安有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它之人然天下亦安必無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它之人楊文會南華經發隱曰莊周稱王駘盛德由常季發問而仲尼答之究竟王駘有無其人而季常仲尼有無其事皆不必問也以慧眼觀之莊周者幻化人也王駘常季仲尼幻中之幻者也乃至三界四生六道無一而非幻也幻化之中有知幻者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則非幻乎曰否也佛經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說為幻如化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起妄計而已矣太史公作項羽本紀述戰時之言行太史公

親見之而親聞之乎抑從他人傳聞而筆之於書乎誰得而究詰也一切唯心造一言足以概之矣古今人同此心也此心之妙同而別別而同者也今人展閱此書有莊周出現又有王駘常季仲尼同時出現仲尼之言王駘之德畢現於心鏡中一真法界主伴交參妙旨泠然非今非古誰謂參訪知識須歷百城煙火也故申徒嘉叔山無趾與哀駘它猶王駘也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它有無其中徒嘉與子產叔山無趾與仲尼哀駘它與魯哀公之有無其言有無其事亦皆不必問而我獨有味於王駘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此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嗚呼至矣夫自百家並出羣言淆亂丹素相非至沒齒猶不能相銷自故儒墨以口舌成門戶朱陸以心性釀異同教愈盛而議愈紛此唱而彼和焉此絕而彼續焉一字之爭利甚矛戟一語之忤離等戴天膠膠者終古今



矣嗚呼我安得起王駘而相與從之故不教之教等於教矣不議  
之議等於議矣而况教之遠不及於不教議之遠不及於不議歟  
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苟得其意雖令載籍不  
存聖人盡死而其所以無形而心成者固已貫神明達肺腑矣不  
然亦徒見多言而惑耳故莊子復云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為毛絙桎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解其桎桎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如無趾之  
言則無趾之無足乃人刑而孔子之以詼詭幻怪之名聞直天刑  
也郭象曰自然之理行則影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  
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  
哉故名者景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桎也吾又謂桎桎之於人與  
名之於人孰重孰輕孰得孰失然以一名之累而有千萬無形之

桎桎以隨之吾甚惡夫萬物盡刑具萬世皆刑人而無一之得解  
於天矣嗚呼吾聞叔山無趾天刑之安可解為汗伏有愧色矣魯哀  
公豈真知有孔子者哉然而哀公之言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郭象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故觀於魯哀公之告閔子與衛靈公之悅無脰齊桓公之悅大癭  
而知德之足以勝形而形之不足以累德雖庸昏如三君猶然况  
非三君乎夫德之所以全者天之所遊也故莊子曰有人之形無  
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而天之所以成者又非出  
於人形貌之外而別有以益其生也故莊子謂惠子曰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又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  
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桮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郭象曰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乎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夫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哉情且無矣而復何形之有哉故惠子以堅白鳴其情而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它支離大癭以惡忘其形然則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之無足猶勝惠子之有口惠子之於莊子其諸無異於孔子之於王駘無趾鄭子產之於申徒嘉乎而孔子遠矣

大宗師第六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嗚呼吾聞之易傳曰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夫物莫始於天地矣而老子曰天地之始曰先天地生斯何物歟吾又聞之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天地其最先矣先天地者其物歟其非物歟雖然道亦一物也故曰有物混成雖然其成也孰成之王輔嗣曰此其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者也然則始萬物而成萬物者舍此道曷屬矣雖然吾又安知其所自始所自成耶吾讀莊子大宗師篇輒歎莊子之深於言道也夫道不可以言求也莊之言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斯老氏所謂寂寥而混成者矣雖然不可受矣而可傳不



可見矣而可得所傳何言所得何物故無為而無形者道之體有情而有信者道之用郭象為之言曰有無情之情故無為有無常之信故無形雖然吾又聞之老子矣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甚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此殆莊子此篇所由本歟故有情有信者若無為又若有為若無形又若有形呂氏曰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觀乎此而後知上下四維一切心造無虛無實積道為根故鬼神天地物之最神而最久者也而道之為物能神鬼帝而生天地郭象曰此其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之生也嗚呼不神之神神於神不生之生妙於生故呂吉甫又曰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也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

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神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嗚呼至矣夫然其歸必本於情信嗚呼此老子所謂觀其儼者也此由無而有之一境也故莊子之言道非空言也大宗師者以道為師者也郭象曰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錢澄之曰郭氏所謂無心者道也道即天也故其篇首云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謂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乏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嗔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嗚呼嗜欲深者天機踐欲之為人累亦大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王陽明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故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逐欲無節塵霾旁塞白日寡色塵境盡空光明四徹真人之於欲亦微矣一念不生萬感都寂故自其功言之則不以心捐道也不以人助天也自其養言之則不知說生而惡死也其出不訢也其入不距也自其效言之則登高不慄也入水不濡也入火不熱也而要以不存嗜欲為始基其息以踵為究竟呂吉甫曰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真人之

息以踵斯無息矣夫無息而奚復有欲哉嗚呼此真人之所以為真也老子曰其精甚真豈不然哉雖然此猶言其養心之功而未及應世之用也故莊子又曰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明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弗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好閉也晚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道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為動行者也釋德清曰此一節形容真人虚心遊世之狀貌如此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羣於人此真知之實也錢澄之曰此言真人應世之妙與俗無異而皆出於天不出於人即刑禮德知世所謂治天下之具無



不用之特人以人為而此以天為也或者謂古帝王治人之道先禮而後刑刑所以翼禮也莊亦有心而欲以禮翼刑後世稱刑名之學皆原於老莊寧不然歟雖然吾謂禮樂刑政皆應世之粗迹而天人與也莊子固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此亦所謂不得已而為之者矣故禮之不同於刑亦彰彰矣而莊則以禮亦刑也刑以翼禮禮以翼刑而亦何異之有哉故是篇言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言用刑也以禮為翼夫兵刑二者皆古道術之士所不忍言也然亦有萬一不然者則惟純乎任其天之自然而豈有寓心於其間哉故曰利澤施於萬世不為愛人又曰有親非仁夫仁且不足言而何論乎禮而何論乎兵與刑歟此所謂與天為徒者歟王介甫曰此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吾於外生死之義於前數篇盡之矣而此篇尤以安命為主故終篇述子桑之言

曰命也夫而於篇中論天與命之別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故女儒之年長而色若孺子顏回之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而坐忘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極功也抑我尤反覆不能言於女儒之言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其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



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  
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各為櫻寧櫻寧也  
者櫻而後寧者也於此見莊子入道之深而學道之難故學必由  
下而上達道必由漸而致頓樓臺空中所見皆幻自崖而反萬象  
迷離女偶真聖人而於其道之次第淺深又何徐徐而漸達也雖  
然積此以往固已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故自外天下以  
至入於不死不生一也此乃老莊家學之真切著明處釋德清曰  
觀此老言雖蔓延其所造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然矣哉然矣  
哉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孟孫才之徒可謂  
能外死生者矣子祀之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于

來之言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錡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  
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子桑之  
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可得也然而至  
此達者命也夫此皆遊乎方之外者也然其於生死性命之故駸  
駸乎有無窮之思矣是亦可稱為大道之宗者矣莊子之所師也  
雖然外死生者又未必其能入於不死不生否也故必如孔子之  
言相造中道相忘乎道術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許由之言  
豈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  
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若是者不言外生死而生死不能入也  
其諸真人之所以有真知歟或曰孔子遊乎方之內者也許由為



堯言堯亦遊乎方之內者也許由為堯言堯亦遊乎方之內者也  
於莊子大宗師之旨又何取焉雖然莊子非果於忘世者也然非  
有冥然脫於死生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表則雖出世與入世  
皆自離其宗者也此莊子作大宗師之微意也

應帝王第七

孟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也嗚  
呼帝王何與於我我何慕於帝王塵垢秕糠將陶鑄堯舜一帝王  
奚足言而莊子曰應帝王吾不知所謂應者何如矣雖然我讀天  
下曰聖有所生王所有成皆原於一又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夫古道德家之  
學寧必膠膠然薄天下而不為哉是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  
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於天下又曰公乃王王乃天天

乃道又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又曰執大象天下往又曰修之於  
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古道德家之於帝王亦惛惛  
若有事矣郭象曰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林希逸曰  
言帝王之道應如此也陳深曰莊子學宗老子以無事治天下而  
不居其功乃合於帝王之道此之謂應帝王錢澄之曰應帝王者  
本無心於帝王時至則起而應之耳王夫之曰應者物適至而我  
應之也不自任以帝王而獨全其天以命物之化而使自治則天  
下莫能出吾宗而天下莫不治非私智小材辨是非亂利害吉凶  
者之所可測也夫諸子之言然矣我又謂自古無不可治之天下  
亦無忍於棄人之至人老莊用心之苦甚於孔孟夫必欲忍嗜欲  
黜肢體舍一切可喜可羨之物令有耳而無與於(磬)鐘鼓之音  
有目而無與於青黃黼黻之觀無生人之愛以求所謂淡漠無為



者雖至愚不至是故人莫惡於死而莫樂於生然所謂無生者又何為矣人又莫樂於生而榮而貴而身為人上然所謂土苴以治天下者又何為矣嗚呼無始涅槃本清淨體若有一衆生能發菩提心寧吾終身入無量地獄為之贖罪故夫超脫世界空諸所有皆本其悲惻哀痛急迫不能自解之心固結纏綿於其中無分別性現平等觀所作福德皆非福德是故說不受福德我觀老子著道德之說五千言於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數語曾反覆再四言之以見生物者無功為天下者無德順乎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於人則無苦於我則無樂苦樂兩泯誕登先岸若是者斯謂之帝王矣故有位之帝王不若無位帝王之救世之大也有形之帝王不若無形帝王之化人之速也所謂應帝王者寧必為帝王而後然哉雖然即為帝王亦何不可故有虞氏與秦氏為帝王者也蒲衣

子狂接輿不為帝王者也無名人與老聃之言言為帝王者也壺邱子之教非教為帝王者也然其功效則同孰非帝王孰帝王孰不為帝王孰為帝王南之儵北之忽帝也中央之渾沌亦帝也帝與非帝亦何論乎渾沌不渾沌哉然而有渾沌則帝生無渾沌則帝死嗚呼此莊子應帝王篇所由作也是故李贄為之說曰帝王之道亦大矣此篇首之以四不知而終以七不鑿則亦渾沌焉耳矣夫惟渾沌是以不知惟不知是以不可窺此壺子所以無相也然則藏人要仁者不可也經式義度者不可也請問治天下不知天下者也有比於明王不可以語明王者也其必秦氏之卧徐徐而覺于于自同於馬牛馬乎狂接輿之自比於鳥鼠乎無名人之不治老聃氏之無有乎則於治思過半矣苟日治之即是害之不可不慎也嗚呼李贄誠知言哉夫苟順其性而無傷其知雖馬牛



亦可以同人而鳥鼠不嫌於非類不然子且弑其父弟且戕其兄  
妻且殺其夫人與人且相食自堯舜以至於今日統天下之大萬  
民之衆其必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觀為帝王刑罰誅戮所不忍能  
及者無一日無是事無一日無是人此可決其必然者也不然瞽  
叟夫婦與象之欲殺舜斯亦極乎父子兄弟之大變者矣而其事  
乃適見之陶唐氏巍巍蕩蕩之天下况後世哉故是篇首述蒲衣  
子之言云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以告  
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  
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誠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  
人嗚呼非人非人入下亦安有人之一境哉人者其迹耳有虞氏  
與泰氏亦其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從而名

之曰有虞氏曰泰氏哉雖然若泰氏者其諸有悟於非非人者歟  
抑我轉有感於其知情信其德甚真曰情信之為用亦大矣郭象  
曰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任其自得故無偽而甚真嗚呼豈  
不盛歟次述狂接輿之言云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  
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  
飛以避矰弋之害鼪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  
蟲之無知夫知之愈於無知遠矣然鳥與鼠亦何知而其知曷如  
然則無知之知乃勝於其知知也孰聽之而孰化之故涉海鑿河  
而使蚩負山鼪鼠然以治天下嗚於世吾恐鳥與鼪鼠之竊笑於  
其後也次述無名人與老聃之言云天根遊於殷陽至寥水之上



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將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曰汝進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夫治天下如無名人老聃之所言亦充之於其盡矣夫天下苟治而又何貴於我之治天下為哉雖終古無帝王可也吾觀於無名子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而天下治之言與

老子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之效為賈然神馳於太上至之世也嗚呼是又未可與芻狗民物者同類而並譏者矣故夫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不足言也而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日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眾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無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湮灰焉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  
見我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  
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  
之與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  
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  
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嗚呼壺子  
忘機季咸知機而壺子又能以忘機者應機故季咸之機立窮杜  
德機者閉藏而不可見者也善者機所以示善機之可見也衡氣

機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可見而又不可見故此三機者在壺子  
則一耳而季咸以其機相人之機故當此有機之時猶竊竊然萬  
施其相人之術至虛而與之委蛇則求其動止之機而不可得其  
止也因以為弟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  
其為流也以是知忘機者之莫得而相矣嗚呼相之為人累豈淺  
哉故真相無相壺子其諸所謂一切無相者歟李士表曰莊子論  
應帝王而及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惟退  
藏於密故吉凶同患蕩蕩乎民之無能名也以此錢澄之曰壺子  
忘己而亦忘道廓然一遊於無有而已以此宅心即以此應世內  
聖外王寧有異道哉抑我又謂列子真有道之士也為其妻爨則  
無人我食豕如食人則無物我嗚呼此平等法之極象也夫吾何  
聞然哉其終篇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



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釋慙山曰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前之逍遙而總歸大宗師其間頻言小知傷生養人形而忘生之主以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蓋都為鑿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即古今宇宙兩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破渾沌之人也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醒迷之心也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誠哉然哉吾謂南者陽之喻北者陰之喻儵與忽者陰陽之二物也中央者太極之體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離陰陽即無太極也陰陽又因太極而生無太極即無陰陽也儵忽欲鑿渾沌之竅非別有渾沌可鑿也亦自鑿耳鑿渾沌則渾沌死死渾沌則儵無忽亦

不生嗚呼豈不悲哉或曰儵與忽一陰而一陽也中央之帝則人也人之陰陽受害於夕矣故七竅者人之賊也而人之所以有七竅者陰陽之使也雖然吾聞之楊文會曰渾沌雖死其性不死吾安知死者之非生歟吾又安知儵與忽之所以死渾沌者非即所以生渾沌乎出無明界入圓覺門放大光景四無障礙一轉身來別有天地此亦全體大用之所由彰矣楊文會曰南華之能事於此畢矣嗚呼莊子固有言曰殺生者不死夫渾沌豈真死哉夫渾沌豈真死哉此蒙莊內七篇之微旨也釋德清曰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為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為帝為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逍遙



遊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為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晤大道特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為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為是故古今舉世未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卻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為我人只知為一己之謀所求利祿功名以養其形骸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超然脫其物欲之累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主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為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忘

己虚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游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己忘功忘名其所以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為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謂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為極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可謂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耳我謂內七篇有相因之次第釋德清之言是也篇分內外以其所蘊畢露不遺豪髮內篇之言與而達外篇之言曲而盡要其旨不離於內聖外王者近是故內篇未嘗不言外王之用外篇未嘗不明內聖之學必如德清氏之言則內篇所載皆聖功外篇所引皆王道而豈其然哉竊嘗謂莊



周沈濁天下緣不得已之心為不得已之言但令挹其餘滓猶有  
悟於離妄入化之妙自足高謝塵俗抗志雲霄故觀於逍遙遊諸  
篇窮類盡情闡揚道蘊亦幾絕崖岸而入窈冥端倪不測類翻覆  
萬方而莫解其故然其繫心於天下之故欲以大啟昏迷俾各率  
其自然之天而無一物不得其所者千萬言猶一言也夫萬物並  
生惟我獨貴然自有物我而後有彼此有彼此而後有同異故北  
溟之魚南溟之鳥不能與斥鷃同儔秋毫之末不能與太山齊觀  
鴟子之天不能與彭祖並壽一彼而一此也有同異而後有是非  
故堯以讓天下為是而許由非之顏回以去治國而就亂國為是  
而孔子非之兀者王駘行不言之教孟子反于琴張為臨尸之歌  
季咸與子貢非之而孔子是之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列子是之而壺子非之一異而一同也有是

非而後有美惡毛嫵麗姬其美也然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麋鹿見之決驟亦何美之是美而美之非惡歟哀駘它與支離無  
服甕養大癭其人之惡也然而魯哀公授之國衛靈公與齊桓公  
說之櫟社之樹商邱之大木其物之惡也然而社憑之而鬼神賴  
之亦何惡之非美而惡之是惡歟有美惡而後有成虧夫昭文之  
於琴亦美矣然而昭文之鼓琴與昭文之不鼓琴成歟虧歟堯之  
於南面亦美矣亦美矣然而宗膾胥教存乎蓬艾之間而不釋然  
虧歟成歟有何虧而後有生死莊子而胡蝶生莊子之成為胡蝶  
也亦孰知孰生而孰死歟子來死而鼠肝與蟲臂生子來之成為  
鼠肝成為蟲臂也又孰知果死而果生歟惠子以堅白鳴歟堅白  
以惠子鳴歟夫當其成也倚樹梧而瞑及其虧也據樹梧而瞑然  
堅白生而惠子死無莊之失其美歟據梁之失其力歟黃帝之失



其知歟三者皆在鑪錘之間然鑪錘生而無莊據果與黃帝死故必能入於不死不生而後無死生藐姑射神人之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南郭子綦之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長梧子之無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於塵垢之外老聃之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仲尼之虛而待物士貽之擇日而登假人則從子祀之神以為馬尻以為輪孟子反子張琴張之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孟孫才之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顏回之坐忘泰氏之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无各人之與造物者為人壺子之未始出吾宗斯可謂無死生者矣由是而無為名尸無為謀府无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休盡無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見得斯成與虧不存矣道之貌天之形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斯美與惡不計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斯是與非不問矣一以己為馬以一以己為牛為其妻饗食豕如食人斯物與我無間矣故逍遙以適其體齊物以平其情養生以完其真出人間世以應其用凡此者皆其德之所充也是天下之所宗而師也總之不離於內聖外王者近是故內篇以逍遙遊始以應帝王終帝王者與天下共於逍遙之域而俾之各物其物故無物不齊各生其生故無生無主以處之也而與世相忘以之終德而德合於符以之師天下宗萬世而天下萬世皆應之故其為道也生天生地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志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昆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焉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其為說也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諸玄冥玄冥聞諸疑始

卷上竟

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固輔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喜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伯自亡周書之言與老子同或亦古有是言而周書與老子並述之我獨惜其為申韓法術家所依託而古人作書之真旨不見丹素混淆其証實甚夫此八者固亦相反相因宇宙間至當不易之理善哉呂吉甫之言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我謂有張而必有歛有強而必有弱有興而必有廢有與而必有奪故我寧自居於所歛所弱所廢所奪之地而不敢



作一張之強之與之與之之想蓋其所明者乃明人所不及明而有見於其微也故曰微明吳澄曰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強六字其言謹矣夫天道之不可知也久矣孟子曰天之欲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亦欲歛故張欲弱故強欲廢故興欲奪故予之一反證也故我謂老子之言甚平甚公甚信

柔弱勝剛強

永樂大典本作柔勝剛弱勝強

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可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

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案聖人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然矣而以不校坐待其斃則又非知道之言也王元澤曰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酬應萬變而澹然無事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謙而不亢冲而不盈不與物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是說也較蘇猶勝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弼曰利器利國之器也蘇轍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案蘇說非也魚以淵自託國以利器而存魚脫於淵則獲器失



其利則敝然所謂利者以不利為利而不自矜其利也自矜其利是以國之利器示人也在剛而強者或為之而聖人寧自處於柔自安於弱故尚德而不尚刑重恩而不重威其所以鼓舞而轉移之者常在無形之際而人皆不見其為利也未嘗示人以利也不示人以利而其利乃全故上章曰天下神器而此曰國之利器

三十七章

河上公注本此為為政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吳澄曰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案吳說是也天下惟無為者能有為執一以馭眾居靜而制動

所以為天下者至矣不然死灰槁木之徒亦何與於國家之興亡生民之理亂哉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永樂

大典本守下無之字

王弼曰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不為主也

嗚呼樸之為義大矣老子曰見素抱樸又曰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又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樸者所以制萬物而俾歸於靜也

故萬物之化而欲作是靜而將動之一時也作而無以鎮之則

亂鎮之而或有其可名之處則紛無名之樸乃其所以去夫亂

與紛者也蘇轍曰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

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

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誠哉言矣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河上公注本無欲作不欲亦上無夫

字傳齊本定作正

呂吉甫曰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之賓雖然此知無為而已無為而無不為則未嘗有夫無為者也故萬物將自化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為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

案呂說精矣又聞之王介甫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其說亦通







## 莊子發微卷下

外篇

駢拇第八馬蹄第九胠篋第十在宥第十一

瑞安 陳敬宸 譔

王氏夫之姚氏鼎皆疑外篇不出莊子釋慙山以為曼衍之辭曰  
 莊子三十三篇內七篇已盡其意王先謙莊子集解引蘇氏說謂  
 外篇自駢拇以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莊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  
 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為之義  
 謂諸家之說皆非太史公去莊子未遠而其識又能辨古書之真  
 偽史記本傳作漁父盜蹠胠篋諸篇以詆訛孔子之徒明老子之  
 術畏壘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畏壘亢桑子之事與漁父盜  
 跖皆見雜篇胠篋見外篇然則自外篇駢拇以下類皆莊子所作



駢拇馬蹄腭隱在宥四篇屬辭比義發明老學往往辭溢於意汪洋恣肆窮高遠而不知所返故老子之棄聖知而薄仁義非真薄而棄之也而駢指篇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指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仁義之用也又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並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為憂一也今世之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馬蹄篇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

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死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覽覺為仁蹊趾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腭隱篇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蹠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又曰桔槔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聖人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蹠也又曰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騁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燔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燭冥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在宥篇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還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還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曰君子苟能死解其五臟死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攸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夫此亦所謂之持<sub>之</sub>有故言之成理者矣故其旨在乎順人情之常其效極乎存性命之正其義本乎渾人禽之界而出於無知無欲之天雖然吾又恐其陳義過高而適足以禍善人而獎盜賊是又葉水心氏所斥為知之最深玩之最甚其罪過於不知而冒為之者

矣嗚呼持莊說以為天下寧非大亂之道哉而莊且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此又令人反覆思維千轉萬變而未易得其解者矣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莊子則曰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而莊子則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無為非無為也而莊子則異是嗚呼吾嘗讀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竊謂叩陵襲山江湖貌海一節之觀乃遺全全體其言足以欺天下而不足以損老氏若莊子駢拇諸篇自謂入其室而竊其奧於老學庶幾無遺蘊矣故其說與韓非大異而流弊所歸厥失惟均嗚呼立言亦難矣故老子之言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而莊子則甚其辭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



上盜竊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又曰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拊楊樓  
楣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曾史之不為盜竊嚙矢也老子之  
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而莊子則  
違其辭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羅  
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  
而師曠是已技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贊鼓以奉不  
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繫瓦結繩竄句進心於堅白  
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又曰擢亂六律  
鑠絕竽笙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夫自人心驕儻殺機大開智勝張服以剝相  
聚操莽堯舜黃巾湯武聲埒貌襲何聖何愚一竅不靈渾沌春秋  
元氣渾然寧非絕古降自開闢其天始鑿彼我相欺是非相軋竟  
不博施謂如仁何孔不用世謂如智何自古相擅乃迄於今呼號  
之聲萬不一聞寃於誰雪苦於誰訴晦靈否塞終古如斯故人有  
生不如無生故生有知不如無知故知有欲不如無欲莊子識有  
慨於人物之生與夫生死絕續之故達變窮微悠然遐慕以為性  
命之隱順之斯正故不欲以噤噤之意而失恬淡無為之旨役役  
之佞而亂種種之民雖以受詭厲於天下萬世投其書於水火置  
其身於有北而所以冥解於大道應其變而不竭者何古何今何  
始何終何趨何舍何去何從所謂芒昧而未之盡者雖終天地猶  
旦暮也故上而黃帝有虞氏未之是也下而盜竊未之非也嗚呼



彼豈以老氏之學為不祧之奉而藉樹其幟以示於當世曰我老子之徒哉故其書乃莊子之書而非老子之書也即其所以申老子之言如駢拇馬蹄肱臄諸篇述老子之語如在宥篇亦自成為莊子之書而非足為老子之訓義疏證也然其旨亦自宏遠無涯矣嗚呼我於莊子之言何感歟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我讀莊子至天地雖大其化均萬物雖多其治一未嘗不瞭然以起曰莊子言不治天下然亦何曾不言治哉執斯術以往雖燧人庖犧之天下不若也故其言曰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

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嗚呼技能者莊子之所不能廢也況其他乎吾觀於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之言而知老子之言道合乎天而言之也而莊子之言事與義又兼仁義禮智而言之也故老與莊之言異而其旨則一也嗚呼此古道家治天下之極軌也故黃帝治天下者也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治天下者也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侮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人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  
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舉宜方且與物化而未  
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不可以為  
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蔣閭勉為魯君言  
治天下之術者也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  
不輯而莊子述季徹之言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  
怒背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眾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  
者豈凡堯受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故漢陰  
丈人假修渾沌氏之術薄芒無意於橫目之民赤張滿稽觀於武  
王之師而論有虞氏之治類皆馳念九州之外六合之表為窮冥

不可知之數與天下相忘於無何有之天然而彼固以是為治天  
下之術而天下固已治矣抑我又反覆不能已於赤張滿稽之言  
曰天下地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禿而施  
鬻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蓋之嗚呼至矣  
夫自世有矜矜然自以為能治天下者雖令功高三王德並五帝  
亦並無德之可名功之可言而高標其異以大號於眾之間曰吾  
治歟嗚呼其亦無愧而不知恥者矣吾聞釋氏之言曰我應滅度  
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嗚呼吾於赤張滿稽之言  
見之矣

故夫均之為義亦大矣我不能治天下而謂天下不能自治歟我  
能治天下而謂治天下之自我歟故天下均治之為願天下本無  
不均也無不治也不然乾坤亦幾於息矣然而天地之有官也陰



陽之有藏也日月之有常也江河之有位也獸之有羣也鳥之有行也百昌之有生而昆蟲孳化之有時也故與物皆昌與時俱化何是何非孰生孰殺我觀於伯成子高之言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夫亂者治之率也無治可言何有於亂治且不可何況於亂我謂天下之大亂皆自治天下者為之愈治愈亂愈亂而愈鯁鯁然以其治號於天下是終古無治時也此無他是不均故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嗚呼吾見世之人日紛紛然逐其末而不知反也是老子所謂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者矣故至仁無親非無親也親固不足以言之也故觀於虎狼之父

子相親而知虎狼猶仁何況於人人而等而下之於虎狼可乎兼愛之無私乃私非不言兼愛也愛固不足以言之也故觀於聖人之窺壤有餘蔬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而知聖人有私何況於眾然其私也乃其無私之極也故但使天下無失其牧斯可矣人呼我牛也而謂之牛人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故其名入也而其實則非馬牛亦牛馬耳故老子謂士成綺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領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其名曰竊夫今之人皆竊也是竊夫人之名而忘其實也然且斷斷然攘臂以爭於人與非人之間嗚呼是適自狀其竊以揭於天下而不知恥也嗚呼吾謂今之人皆竊也抑豈獨人為然哉雖終古之天地亦竊象也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天地



於萬物亦何功然而人且謾謾然以其功私之天地呼號而令於天下曰天歟地歟是謂天竊天竊者不祥故莊子又為之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其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噬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夫天地亦旋轉流徙於自然之中雖強而名之曰天曰地而於天地無與也於萬物又無與也然則萬物之化孰化之萬物之育孰育之萬物本自化故不化而化萬物本自育故不育而育夫天地之化育猶然況帝王乎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嗚呼莊子可謂善言靜者矣禮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慮慮而後能得而莊子亦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雖然以妄慮妄動之人矜矜然自以為得吾不知其得何如矣夫苟不自靜中來亦安有得之可言乎故天地一靜境也法天地以治天下一靜象也不然我適見其大惑而終身不解大愚而終身不靈矣故治天下而言治非大亂天下不止故莊子言不治天下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我聞之王夫之曰莊子刻意篇以養生主大宗師緒餘之論而但得其近耳莊子之學雖云我耦俱喪然所以密用其心者固以心



死為悲而此篇之指歸則膏養精神為干越之劍蓋亦養生家之所謂煉己鑄劍龍吞虎吸鄙陋之教魏伯陽葛長庚之徒以之亂生死之常而釋氏且訶之為守尸鬼雖欲自列於導引而其末流亦且流為爐火彼家之妖妄固莊子所深鄙而不屑為者也非莊子之書也雖性篇與刻意之旨畧同其言恬知交養為有合於莊子之指而語多離亂前後不相侔且其要歸不以軒冕為志而歎有道之人不興而隱處則莊子雖非無其情而固不屑言此以自隘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假託也雖然我說王氏之說非也莊生曰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郭象為之說曰況敢輕用其神乎夫有此干越之劍人猶知寶神之於人又視劍何如故曰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不失與神

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郭象又為之說曰夫體天地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固若是矣又曰精者物之真也嗚呼是可謂入蒙周之奧而窺其隱者矣我聞道德經之言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之所謂純素即老子之所謂素樸也故其言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懼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我嘗謂老子之學善於後人故曰不為天下先又曰後其身而身先至矣夫莊子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之言夫先物以為功者其功必微先天下以為用者其用必絀故天地在萬物之先而化萬物



育萬物於萬物之後聖人憂天下之先而樂天下於天下之後吾  
未見詡詡然爭天下之先而惡於見功者之可與言天下事故養  
其身以有待而後可以身寄天下藏其身以有用而後可以身託  
天下誠哉莊氏之言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夫真人之於天下亦至  
矣然我未見有其身之不保而能保天下者也太史公曰凡人所  
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  
也形者生之俱也不先定其神而曰吾自以治天下曷由哉此即  
莊子純素真人之旨也而王氏夫之乃以鑪火養生之說當之然  
則是篇所謂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而為壽者莊子固鄙  
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而不屑言矣嗚呼一篇之中矛盾互出即  
使為偽莊子所出亦不應抵牾不檢至此而況不然歟舊性篇所

指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之治是治天下者也然設當陰陽和  
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失之時雖有燧人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諸聖人出乎其間亦與天下之民兩相忘於渾沌  
知無之天茫然若昧又孰從而識之曰此燧人也伏羲也神農也  
黃帝也唐虞之主也夫自有稱為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之主  
者則天下有一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人而天下無萬燧人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治是離天下而大去夫同者燧人伏羲諸  
聖人為之始也惜矣夫其不能共處於至一之天下而其德乃下  
衰也故莊子為之言曰燧人伏羲順而不一神農黃帝安而不順  
唐虞興治化之流渥渥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蚘之以文益之以博文  
滅質博弱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嗚呼吾又



聞之郭象曰文博者心質之飾也夫自有於於然羣以為飾者而天下始大擾矣夫文自質出而有文者無質博自心致而能博者亂心迷而不反陷陷其流嗚呼誰實為此莊子曰是燧人伏犧之過也雖然是豈燧人伏犧之過哉或曰德之始於下哀也豈不痛哉雖然夫自有德之可名即未有不漸而流於衰之理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夫其衰也乃其失也故莊子為之言曰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夫自德而下焉以至於禮樂之偏行此亦固然必至之事而非聖人所能如何也然則天下之亂也我於燧人伏犧何咎哉於神農黃帝堯舜又何咎哉凡若此者其故有二其始中於蔽蒙而其卒倒置不覺其口莊子曰鮮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役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明又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嗚呼芸芸人類若存若亡軒冕之樂其樂乃荒非軒冕之樂其樂亦憂孰率而性孰全而真孰忘而知孰葆而身人曰是喪其天也而吾謂之人喪人

秋水篇第十七至樂篇第十八

嗚呼人謂莊子善齊物顧我謂不然物其可齊乎物其不可齊乎物無所謂齊不齊也物本無物何有於齊一落物詮便非齊量故必破夫物之界而後盡夫齊之觀莊子乃善於破物界者也雖然我聞北海若之告河伯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然則物真可齊矣壘空之在大澤大澤與壘空皆空也稊米之在太倉太倉與稊米皆米也無小大多少之可言也大人之於門隸無貴賤之可言也爵祿之於戮耳無榮辱之可言也堯之於桀堯舜之於之噲湯武



之於白公無是非之可言也。纂夫之於義之徒無順逆之可言也。故曰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然則物真可齊矣。雖然為齊物之說者以其有物也。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天地一物也。然物有萬而天地處其一焉。北海若曰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我又為之說曰何以知至大之域之果有窮也。由一天地而十焉百焉千萬焉亦不過十天地百天地千萬天地耳。而於至大之域無窮也。雖謂之毫末亦宜。況此毫末之數又未知其果有也抑無也。然則物之不齊又曷見其能齊歟。總之言齊物者猶其役於物者也。物無所謂齊不齊也。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象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嗚呼天機之動也又安問其有物耶。無物耶。故至樂篇又為之言曰。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鵒。陵鵒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雌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絡生乎食醢黃軫生乎九猷。瞽瞍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郭象曰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嗚呼無死生何物無物何齊此所謂善破物界者矣。嗚呼為齊



物之論者其又何說之辭雖然此二篇者又因逍遙遊齊物論而推而衍之以窮夫天地萬物之變而寧有異旨歟而寧有異旨歟達生第十九山木第二十

人之生固未嘗生死固未嘗死也養生主篇曰吾生也有涯雖然生果有涯歟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沒人之入洲視覆車若車卻生固死也死亦生也單豹年七十有嬰兒之色而餓虎食之張毅高門懸薄無不走而肉熱攻之死固死也生亦死也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毼於彫俎之上而死食之糠糟錯之牢莢之中而生具太牢奏九韶以饗海鳥於魯郊不敢食飲而死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而生生非死也死亦非死也達矣哉莊生之言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死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死奈何夫生之於人亦大矣雖然我未知生者之生自我歟抑非生

自我歟生非自我我固有此生矣生之自我我又無如此生何矣故言生而必本之於命雖然吾又安知命者之命自我歟自非我歟夫命亦至不易言矣而莊子為之懸一境曰達命之情夫達命斯達生矣雖然吾又安知人之生生自命歟自非命歟故言命而必本之於天莊子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王夫之曰此篇於諸外篇中尤為深至其於內篇養生主大宗師之說獨得其要歸揭其綱宗於能移而相天以見道之不可不知而守之不可不一凡內篇所云者至此而後反要而語極也世之為禪玄之學者皆言生死矣玄家專於言生以妄覲久其生而既死以後則委之朽木敗草遊嬉野土而不恤釋氏專以於言死妄計其死之得果而方生之日疾趨死趣早已枯槁不靈而虛負其生



惟此言能移而且言能移以相天則庶乎合幽明於一理通生死於一貫而所謂道者果生之情命之理不可失而不守故曰內篇之旨於此反要而語極也夫玄家何曾專於言生釋氏何曾專於言死王氏之說非也然王氏謂莊子此篇庶乎合幽明於一理通生死於一貫斯達矣夫幽明本一理何幽而何明也生死本一貫何生而何死也吾聞之易大傳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嗚呼易之叢其神矣乎莊子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以言乎易也故郭象為之解曰與化俱也又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斯易傳所謂為物為變者矣郭象曰遠輔其自然也嗚呼豈不然哉故夫莊子惟能破生死之說故而後能言生死唯能破人鬼之見而後能言鬼神

故其論至人之行曰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死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於物之所造又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乎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死事之業論黃帝神農黃帝之法則曰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莫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物於物論除患之術曰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夫如是斯可以破生死之故矣桓公用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謔語為痛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瀦之氣散而不反



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囂雷霆處之東北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犖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夫如是斯可以破人鬼之見矣嗚呼其諸易傳所謂知生死之說與夫知鬼神之情狀者矣然其要不外於天之全而命之正故曰達命之情在天者皆命也闕尹子之告列子曰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其以真孔子之告門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曰

凡外重者內拙又曰死入而藏死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又曰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又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嗚呼此樂天知命之極功也故觀於庖傳丈人之承蜩觴深津人之操舟若神祝腎之學生紀渚子之養鬪雞呂梁丈夫之游於水梓廢之削木為錄北宮奢之賦歛以為鐘何術之設而得此嗚呼我於此識養生之道焉養生者忘夫生者也嗚呼吾又穆然有味於承蜩丈人之言曰吾處身也若槩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呂梁丈夫之言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夫痾僂丈人之私其蜩翼也呂梁丈夫之私其水也然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性與命之不得而知而彼痾僂與呂梁二人者乃能與天地萬物相爭與性命相忘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嗚呼技也而通於神而況神之為用乎雖然吾又聞闕尹子之言矣曰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夫無卻之卻亦多矣故莊生又不專言養生而言達生達生者乃真忘乎夫生者也不然吾恐衽席之上飲食之間皆畏塗而軒冕之尊與豚楮聚僂為俱矣豈不悲哉豈不惜哉故山木篇又為之說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食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夫材之為人累亦久矣雖然材固累不材亦累材與不材之間又累之累也然則人之於生又何如曰吾聞之老氏之言矣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悲矣夫世世之生生而死死而終於無生者其為生亦大可概矣莊生曰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夫必任其自來自去而卒於無來去是之謂生是之謂生之情嗚呼非達者其孰能與於斯嗚呼此老氏所謂不自生而能長生者也天也非人也故莊子又曰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又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夫能明於天與人之故而後恍然於我之所以生矣故山中不材之木與故人不能鳴之雁不足言也承蜩丈人諸人亦不足數也總之



得天者生不得天者死

田子方第二十一

我聞之王氏莊子通曰真而弗緣非葆也清而絕物非清也陋於知人心非明乎禮儀也自命為儒而非儒者舉步趨而弗能絕塵也待日月而用其趾目無趾目者也趾有所以為趾目有所以為目有不亡者存夜其晝而晝其夜全具神明於解衣槃礴之中則天下亦不待目而見其明不待趾而效其行不待言而消其意君子之道言此亦數數矣非莊生之僅言也雖然我謂非目之目其見乃明非趾之趾其行乃遠故象罔得玄珠於赤水之北市市南子無舟車至建德之國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終身不見也終身不行也然而見者弗及也行者弗及也以其見所不見行所不行也故田子方之稱東郭順子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

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仲尼之稱溫伯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老聃之告孔子曰夫水之於汜也死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嗚呼人之所貴者真所存者虛所目擊者道之微所修者出於物之外此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與夫萬物之自消自息自東郭順子溫伯雪子老聃視之直一瞬之頃耳而復何所容心於其間哉故仲尼之言曰吾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夫故吾雖忘而新吾已至是吾外有吾也初物無物而物初有初是物外有物也故必不泥於吾之故而吾存故固吾非故亦吾也不昧於物而物化物何初初亦何非物也吾處於萬物之中有待也而生有待也而死終



身交一臂而失之所謂人死而心死者矣哀莫哀於是矣吾遺物  
離人而之於獨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得  
為之衆所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者矣樂莫樂於是矣故老聃又  
曰草之生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sup>支</sup>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嗚呼夫果塵垢<sup>支</sup>體而晝夜生死  
亦復何物之足累何得失禍福得失之足言得失禍福之於生亦  
未耳然而世且有殉其生以從於得喪禍福之迹者矣嗚呼是醜  
雞之未發於覆也不然吾見其惛然而悟夫天地之大全矣故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臧丈人為文王太師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

無聞其天存也魯大夫儒服而立於公門閭以國事千轉萬變而  
不窮宋之史為元公畫圖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解衣繫礪贏其  
物備也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  
在外無怵然恟目之色其神全也總之吾自有吾吾本無吾昔南  
郭子綦有言曰今者吾喪吾夫惟吾喪斯吾不喪矣故莊子又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縣  
是觀之則凡始亡而楚未始存也然則人之生固未始<sup>生</sup>人之死固  
未始死也是仲尼老聃田子方之所尚也王氏夫之曰此篇以忘  
言為宜吾謂之忘吾吾謂之忘生

知北遊第二十二

夫道之大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知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



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無所往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耶曰梯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釋玄英曰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至矣夫所在皆無  
故無所不在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者矣夫道之為常而何  
異於螻蟻哉何問於梯稗與瓦甕哉何嫌於屎溺哉故從其大者  
觀之雖六合而未離其內也於其小者而求之雖秋毫而待之成  
體也故曰物已生死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固  
存之為豈待存之而後存哉其不存皆存也其存亦非存也故曰  
天下莫不浮沈終身故雖然吾又安知故者之為故耶抑非故耶  
莊子之言故亦屢矣呂梁之丈夫曰吾始乎故孔子曰吾雖忘乎  
故吾吾有不忘者有夫以今視昔昔故固也以今視今今又固也  
然又安知後之視今與後之視後無非一故也則萬物皆故物也

吾亦故吾也而所謂終身不故者又何如雖然故而不故與故俱  
忘不故而故於故何有故被衣之告鬻缺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  
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然  
若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夫不求其故而故斯忘矣被衣之稱鬻  
缺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夫不以故自持  
斯故益忘矣故曰惛然若忘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又曰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  
又曰解其天攷墮其天裘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  
乎本根歟宗歟歸歟是所謂故者非歟雖然吾聞之道德經曰夫  
物芸芸各歸復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夫常猶故也  
而常非故也滯於故斯非常矣故老子言歸根而莊子言莫知其  
根夫莫之知者無所用其知也總之能忘夫故者近是故莊子又



為之言曰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  
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老聃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  
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  
八竅者卽生其來无迹其往無崖死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夫萬  
物之生故故相續千載須臾天地一瞬誰微塵是誰世界是故老  
聃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雖  
然其高也非天也厚也非地也行也非日月也昌也非萬物也老  
聃曰此其道歟而郭象之解曰此非道能使然也然則孰能使之  
然歟夫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行萬物之自昌而又何使

焉故天地與萬物本一也以逆言皆故也然自有其非故者有故  
上之為天為地為日月下之為蟻蟻為稗稗為瓦甓為原溺大之  
為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細之為皋壤為  
山林无古今无始无終皆物之所資而無所資於物所謂假不  
用以為用而長得其用者也雖然此其故亦難言矣是故知北遊  
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邱而適遭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  
自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三問而死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孤闕之上而觀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於狂屈曰狂屈曰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慮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



曰彼死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我問死為謂死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也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若若知之何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泰清問乎無竊曰子知道乎死竊曰吾不知又問於死為死為曰吾知道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死始曰若是則死竊之弗知與死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死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夫道故不可知而况於言之此黃帝與死始之所歎息而道也彼知與泰清又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孰知孰不知孰言孰不言而獨不聞冉求之問於仲尼乎雖然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嗚呼此所謂不言之言勝於言矣不知之勝於知矣嗚呼至矣夫雖然非至人其誰與於斯非天其誰與於斯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王夫之曰雜篇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為一義而不相屬非若內篇之首尾一致雖重詞廣喻而脈絡相因也外篇文義雖相屬而多浮曼卑隘之說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蓋內篇皆解悟之餘暢發其博大精微之致而所從入者未之及則學莊子之學者必於雜篇取其精蘊誠內篇之歸趣也庚桑楚一篇之旨籠罩極大齊物論所謂休之以天均也南榮越之所以不化者唯見有己因見有人人與己相持於仁義兩相構而思慮日營雖聞道固不能以化其心若夫天均者運而相與圓轉者也則生死移而彼此移矣於其未移而此為我彼為



人及其已移而彼又為此此又為彼因其所移而自我以外所見無非人者操彼此之券而勞費不可勝言苟能知移者之無彼是則籠天下於大圜之中任其所旋轉而無彼是之辨以同於天和則我即人也我即天也不爽其兒子之和又何待全形而形無不全何待抱生而生無不抱矣故思慮者不可以隱忍禁制而息者也朝徹之見與天均而合體則食乎地樂乎天與宇俱寔與宙俱長守泰而養天光不待息而自息此衛生之均經以忘生為大用也莊子之旨於此篇而盡揭以示人所謂忘小大之辨者此也所謂照之以天者此也所謂參萬歲而成一統者此也所謂自其同者此也所謂目無全牛者此也所謂知天之所為者此也所謂未始出吾宗者此也而林希逸亦曰人謂莊子內篇又精自內篇以下文相誤矣此篇何異於內篇嗚呼我觀於南榮越之言曰不知

乎人謂我未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不義則愁我已夫以仁義聖智拘拘然索我於人之外我從而施之人從而信之我從而求之人從而應之終身役役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亡人哉是固康桑楚所悲傷辭盡而不能化而持病以待老子之藥也嗚呼仁義聖智之於人其情歟其性歟則人必曰此情性之所發也而老子謂南榮越曰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夫自有仁義可名以來大率皆欲反其情性而無由入者也我憐之雖然我不我憐而憐人是我不憐也雖然我又憐夫憐我之憐者我亦憐我亦非憐雖然我又憐夫憐非我之憐而憐者可憐哉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嗚呼豈獨一南榮越然哉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况自堯舜以下



哉故庚桑楚曰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  
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足以濟世哉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  
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  
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嗚呼彼南榮越思慮營營而求託業以及此言又惡足  
以知此哉嗚呼越誠病矣雖然病病者不病去其鞮解其提順其  
外息其內天道已行矣春秋已成矣我與百姓羣相處於猖狂不  
知所如往之間而何與鑿然俎豆為尸而祝之為社而稷之為庚  
桑子南面而不釋然夫有其不釋然者必有其釋然者矣老子曰  
是乃所謂冰解者能乎夫能與不能亦自有簡矣不能者人而能  
者天能而不能者人之天不能而能者天之天大矣哉莊子之言

曰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死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嗚呼唯蟲且然人則何如雖然吾又曷  
問其為人歟為蟲歟雖我亦蟲何蟲非我雖蟲亦天何天非蟲故  
能與不能不足辨也雖然吾又美夫蟲之無我也以其無尸祝社  
稷之紛紛也南面之累也雖然我復何累累我者我自累耳故南  
榮越問老子衛生之經老子又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能死乎能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隨人而求諸己乎能脩  
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噓不暇和之至也終日  
握而手不挽其德也終日視而目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風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又曰兒子動不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



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焉有人災也我嘗讀老子道德經第十章曰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曰天門開闔能為  
雌乎未嘗不反覆流留連於其言曰嗚呼老子之於道亦微矣夫  
人性全則氣微氣微則體柔夫柔至嬰兒亦極矣故老子與南榮  
越言衛生必再四輟轉以申明之此天之所由全而天門所由開  
也其諸船山王氏所謂解悟所從及者歟嗚呼學老莊者於此蓋  
得其精蘊之十八口口是篇凡指言天者七日天道已行矣曰泰  
宇定者發口口光曰人之所舍謂之天民曰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曰若有不即是也者天鈞敗之日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天道歟人  
光歟天鈞歟是自天而天也天民歟天子歟天人歟是自人而天  
也莊子又為之言曰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  
本剝有所出而死竅者有實有寔而死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死本

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  
天門天門者死有也萬物出乎死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死  
有而死有一死有楊文會南華經發隱曰無本則無所出無竅則  
無所入而云出入者皆假名耳實者實際也處者方域也既有實  
宜有處而無處者方之妙也長者久長也本剝者本末也既有長  
宜有本剝而無本剝者時之妙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句束上  
出入二句因有出有入所以證其有實字者上下四方也既無處  
矣何得名字乃知字者唯心之方非妄計之方也宙者往古來今  
也既無本剝何得名宙乃知宙者唯心之時非妄計之時也生死  
出入非有之有即空之有無形可見而有出入何以名之名為天  
門剋實而言唯是真空從真空現妙有此即重空亦名空空亦名  
大空亦名究竟空亦名第一義空所謂無有一無有也曰聖人藏



乎是者即是聖人放捨身命處此章語語超越常情顯示空如來藏也世出世法皆以真空為本強名之曰天門天者空無所有也門者萬物所由出也既以有無二端互相顯發而仍結歸甚深空義恰合般若旨趣或曰吾不能無疑於楊氏之言雖然我亦何復有疑於楊氏之言

徐無鬼第二十四

王夫之曰尋此章之旨蓋老氏所謂上德不德者盡之矣德至於無傷人而止矣無以加矣乃天下之居德以為德者止為德教思以易天下而矯其性者拂其情則其傷人也多矣施為德政思以利天下而有所益者有所損則其傷人也尤多矣則唯喪我以忘德而天下自寧蓋春秋以降迄於戰國其君既妄有欲為於是游士爭言道術名法耕戰種種繁興而墨氏破之墨氏徒勞而寡效

而楊氏破之楊氏絕物已甚而儒又破之其所託俱以仁義為依故天下之傷日甚稽之以心役之以耳目而取給於言以見德有其言因有其事以其事徇其言而天下爭趨之言道術者樂於受天下之歸而天下翕然趨於羶以傷其生故欲已其亂必勿居其德欲蘊其德必不逞於言言不長德不私度已自清而天下人自保焉不然雖德如舜而止以謗天下之人心奔走於賢能善利而攻戰且因以起惟忘德以忘己忘己以忘人而人各順於其天己不勞而人自正所謂不德之上德也內以養其生外以養天下一而已矣誠哉言歟夫天之不順而奚勞勞然有事於天下為天下者爭之府而攻戰所由起也故黃帝之為天下亦至矣然而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無所問途而迷雖令方明為御昌寓騁乘張若謂明前馬昆闡滑稽後車有七聖人之助而其識不及於牧馬童子



舜之為天下亦勤矣然而出乎童土之地年齒長而聰明衰而不得休歸雖令百姓悅之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有堯之舉而其效且等於暖妹與濡婁我當三復斯言而恍然於牧馬與小童與童土之喻曰若是哉自童以後皆迷途也皆擅行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夫為嬰兒而黃帝與舜且愧之況其他乎徐無鬼者鬼且無之無鬼即無人其諸無為謂與無窮諸人之類歟魏武侯之大病不可解矣然武侯不病病而徐無鬼病武侯之病曰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耳目之病不足惜而病在性命其始養好而戕和其繼戰外而變內神之不存形於何寄雖曰為仁義直偽耳而魏武侯且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嗚呼兵之為天下禍亦大矣偃兵美名也是愛民之道也然而徐無鬼又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

也吾聞此為淚千萬下蓋有慨於造物不仁殺機大起昔者相燼橫尸滿地乾坤翻覆肉裂血飛滔天不已人類將息自于戈終自仁義始許由之言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歟夫兵者人與人相食之極象也故徐無鬼又曰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許由又曰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利天下譬之猶一蠅也吾人穆然於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民死亡脫與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數語而知莊子於此有大不忍之故悲傷痛恨而又不能言又不能不言以為天下之無說久矣一誠之不存而何別於仁義與兵歟故偃兵假仁義之利器仁義為造兵之嚆矢兵歟仁義歟莽卓揖讓張李



征誅妖氛漫天霖雪褰席是必率天下而盡出於禽獸之歸而後已雖謂之人而禽可也假禽貪者器寧不然歟故有喙三尺而窮名至雋墨而凶矣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不祥矣技若匠石運斤成風而其質死矣捷若山之狙委蛇攫搔而見巧而殛矣相若相之祥則則矣智若大夫種以甲楯三千保越王於會稽而亡其身矣故自亡國歿民無已時而身之為始也久矣故莊子為之言曰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鈞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與無崖顏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嗚呼吾惑夫人之惑而不自知其大惑也雖然此其中自有大不惑者在嗚呼是王氏所謂上德不德者乎雖然吾謂其說猶泥則陽第二十五

甚矣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嗚呼王之威亦彈矣而王果曰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夫佞人之心翦翦然萬方以求容悅於其君顛冥而不悔其行楚王之所惑而受也然而正德之感於其君其效與佞人等嗚呼德之為用亦大矣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係已嗚呼執此以往雖禽獸可格而況於人乎聖人歟雖然此其性也故莊子又為之言曰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命之者名也名為聖人而聖不自名郭注以為此非赴名



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雖然名亦何貴  
於聖人哉抑我尤有味於郭氏師性而動之言夫性即天也而復  
何疑於聖人之師天哉雖然聖人又即天也故莊子又為之言曰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  
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  
皆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廋其合之若之何夫萬物之成成自  
物與成自天不可得而知也故物若有終而無終物若有始而無始物  
者亦物此可得而知也故物若有終而無終物若有始而無始物  
若有幾而無幾物若有時而無時此其物之自成歟物無終而與  
之無終物無始而與之無始物無幾而與之無幾物無時而與之  
無時此其天之成物歟故與物化者與天化者也其諸所謂得其

環中以隨成者歟雖然以物化可也以物殉不可也吾又未知與  
物化者之殉物與否殉於物斯失其天矣抑我尤有味於師天而  
不得師天與物皆殉之說夫物且於殉何況於天殉物者不可謂  
之不師天然又不得謂之師天妙矣夫郭象之解曰唯無所師乃  
得師天又曰雖師天猶未免有所殉故以天為師者雖師而無所  
師也以其無所殉也聖人亦天而復何師之有聖人無師而復何  
殉之有故曰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四者俱無萬象  
俱空夫如是斯可謂之化矣夫如是斯可謂之無殉矣無師矣雖  
然我聞之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與自然者聖人之所依以  
行也則雖謂聖人之師天亦可而莊子又為之說曰客成氏曰除  
日无歲无内外嗚呼此所謂解脫萬有一切俱空者夫積日而成  
歲除日則無歲矣積生而成死忘生則無死矣故始之以無始無



終無幾無時而終之以無內無外楊文會曰此破方量之說也夫  
自外觀之以內為小小之中更有小焉小而不可極則歸於無內  
而已自內觀之以外為大大之外更有大焉大而不可盡則歸於  
無外而已內外消融遂能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小一塵徧法界法界  
入一塵何方量之有非天非人非始非物莫不由此道也嗚呼至  
矣夫我於容成氏之有言有深惑矣豎三際橫盡十方悟徹真空  
趨直入寧非聖歟寧非天歟魏瑩與田牟之爭無論矣堯舜之所  
為一呖也孔子之所稱猶倖人也彼戴晉人與市南宜僚其何為  
者有得於道者耶嗚呼我觀於蠻氏觸氏之喻與陸沉之稱而知  
古之於今猶是也後之於前猶是也微塵世界何有何無一空所  
有所見以無故魏君惘然若亡亡所有也市南宜僚其蠻之虛虛  
所有也嗚呼莊子於此有玄悟焉不然是亦鹵莽其性而為盜與

殺人之續耳是長梧封人之所數想柏矩之所號天而笑也豈不  
大可悲哉故道以無為貴抑我又憮然於莊子之言曰萬物有乎  
生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所知而莫知恃其知  
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  
歟然乎夫無根無門豈復有知不知之知其知乃微而大疑者不  
知也則雖謂之無所知可也又曰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  
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雄片合於是庸可安危相易  
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夫  
精微之至不出於名實之間郭象為之解曰過此以往至於自然  
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夫此之不知而何者能知則雖謂之一無所  
知亦可也雖然孰知孰不知知之滯於有與知之渾於無其知無  
異而所以知者不同故莊子又為言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



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又曰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又曰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又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外物第二十六

老子之言曰人心之熱焦火其寒凝水甚矣哉人心之為禍亦烈矣是篇言人心之害彫琢萬形窮極幽隱雖百世以下變遷萬方而無以易其說曰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雨陷而无所逃陳疇不得成若懸於天地之間慰腎沉屯利害相摩生

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焉而道盡嗚呼夫自古無人類而天下無事矣渾沌不終天鑿其數火馳電激炎炎不絕萬竅怒號大聲發於空中而乾坤盡赤於斯時也血焰滔天一灼萬古異既參商同亦秦越堯桀一堂父子矛戟氣盡力竭痛暑萬千嗚呼此心如狂如病揚之青天仰之重泉方寸之間兵甲山立齊千命於一瞬付焚如以俱絕是誰使而然歟吾人曷其所知極嗚呼我聞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與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為淚潛潛不能盡以為天之生人亦暴矣何物七尺種此不祥陰陽相盪盡萬衆於無量浩劫中一炬當空魂魄並沒火之生歟和之焚歟此天地所由翻覆而殺機之發於人心也豈不痛哉故木不同體金火異性金與火流木自乃然夫則同之甚於異也水能滅火火由水發大槐之焚焚之自水則異之生於同也物猶如此心何



以堪忽而陳蟬忽而慰賢忽而沉屯非聖而神者其孰能免於此哉故莊子又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然歟然歟此豈有人力者所能為歟又曰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夫人力至此斯止矣然非神人聖人之所過而問也雖然胞有重閥心有天遊吾於此得天遊焉不然夫熟能不被雖得萬弭韋氏亦何救於今之世哉臚傳以發冢非詩禮之罪也七十二鑽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非神龜之咎也龍比與桀紂並亡伍員流於江而長弘碧其血非忠信之過也噫此其故亦甚難言矣夫以吾與人間世同處於死何有之天而奚問孰生孰死孰生孰死孰生而孰死死哉故孝己之憂曾參之悲仲尼之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以莊子視之則愚申徒狄之蹈河以莊子視之則狂故曰去小知而大

知明去善而自善則以知之為不知者大而善之不足為善也是故莊子又為之言曰鑒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鑒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夫言而忘言勝於言矣而又曰與之言者此何為哉楊文會曰此二語神韻悠然天道篇內世之所貴一章專主離言此章先即後離以救其弊維摩經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則非即非離更進一層矣抑哉又聞楊氏於天道篇輪扁斲桓公之言曰君所請者古人之糟粕試反之曰予所讀者古人之英華又何不可然則言與不言亦何異之有哉故忘言可與之言亦可

寓言第二十七

太史公之傳莊子曰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寓言用莊子語非謂莊子之書自稱其言皆寓言司馬貞索隱以莊子有語



寫言篇證史記之文其說已鑿而林希逸莊子口義曰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種三語寫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七九謂寫言多也如鬻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庖酒庖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庖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王夫之曰此內外雜篇之序例也莊子既以妄言為宗而又繁有稱說則抑疑為矜知而有成心之師且道惟無體故寓庸而不適於是非則一落語言文字而早已與道不相背故於此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以此讀內篇而得魚兔以忘筌蹄勿驚其為河漢也此篇與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古人文字序例即列篇中漢人猶然至唐乃成書外別為一序於卷

首失詳說乃反約之精意夫王氏以莊子天下篇為全書之序例是也陸西星南華經副墨稱天下篇即莊子後序歷叙古今道術而以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其言頗為有識古人之書有序者必附於卷末其可改者呂氏春秋序在十二紀末史記自叙漢書敘傳揚雄太元法書王符潛夫論言康越絕書劉勰文心雕龍諸序皆在書末故王氏謂天下篇為序例其信然歟然林氏王氏又皆謂寫言篇為莊子自序其作書之意則證史記太熟而誤識司馬氏之言即莊子之言我謂莊子之書率寫言太史公之稱莊子也莊子之言曰寫言十九重言十七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古之立言者往往如此非獨莊子一書也故本此數語以讀莊子之書可也而謂寫言一篇即莊子之自序則不可我嘗考林居洞藏書乃以此篇易而冠諸篇之首斯則讀莊子書者之大誤矣夫言之



不如無言亦遠矣雖然莊子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達矣哉孰言孰不言言之為不言言之為言吾為知其言吾惡知其不言故以言喻言不若以不言喻言之為言也以不言喻言又不若以言喻言之為不言也寓言者其言歟其不言歟重言者其不言歟其言歟庖言而和以倪天者其不言之言歟其言之不言歟若書滿堂積軸億萬過眼皆空不成一字故以不言較言者而不言者遠矣以不言較不言者吾未知此之不言有異於彼之不言否也吾又未知彼之不言有異於彼之言否也其實皆言也而又惡識所以言哉惡識所以不言哉故不言之言即可於言中得之齊物論之言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而此復反覆以申明之曰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夫無言之謂非

所謂不言也未嘗言未嘗不言而後知言皆糺糺不言亦糺糺哉莊子又為之言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其諸齊物論所稱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者歟夫言者由是非而出焉者也和之以是非斯無是非矣無是非何言雖然言亦何繫於是非哉故莊子曰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死物不然死物不可非庖言日出和以天倪既得其久郭註稱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然則言之為用亦大矣故寓言重言與庖言三者皆言也皆無言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陽子居蹇然變容而敬聞命此寧有所謂然不然可不可哉故始時所是卒而非之非與是雖無定而於



吾心無與也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而心悲悲與樂雖無常而於吾心無與也陽子居之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燭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讓與爭雖不同而於吾心又無與也吾心之所與者天與之均而況於萬物歟是故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吾聞女儒學道於外生之後繼之朝徹見獨死古今而終以入於不死不生此殆顏成子游大妙之悟境歟抑我尤有味於子游六年鬼入七年天成之說以為天猶鬼也入於鬼斯成於天矣故莊子又為言莫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其無鬼耶死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郭象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謂之命若有神靈以致之謂鬼易大傳曰窮理盡致以至於命夫能通於性命之故而於鬼神之道何遠哉衆罔兩者景外之微陰也然且以其無景徵景之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起而今也止嗚呼衆罔兩之與景猶是耳奚搜搜為而孰從而別之曰此罔兩此景歟總之不外於天均者道是

讓王第二十八盜蹠第二十九說劍第三十漁父第三十一

太史公作伯夷列傳盛稱許由卞隨務光之為人曰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又為之贊其辭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由光事皆見讓王篇而本傳又稱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太史公去莊生二三百年間所傳述或不虛王夫之以為讓王以下四篇自蘇子瞻以來人皆辨其為贋作讓王稱卞隨務光惡湯而



自殺徇名輕生乃莊子之所大哀者蓋於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為後人因莊子有卻聘之事而增入之說劍則戰代進士之唾餘漁父盜蹠近於妬婦詈市獃犬狂吠列之篇中如蠅娘之與蘇合不辨而有明嗚呼夫王氏之言寧然歟讓王篇所稱許由下隨務光之類又有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諸人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敵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下隨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勝桀而讓我不生乎亂也而死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夫死生亦大矣北人無擇與下隨亦何惡於天下何愛於死然與其得天下而生寧舍天下而死彼其視天下若觀雀蚊虻之相過乎前也其視讓天下若吹劍首之一呖也故夫土地者人之所欲也而太王亶

父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為君者人之所樂也而越王子搜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莊子者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韓魏相與爭侵地韓昭侯之有憂色無惑也而子華子為韓昭侯論天下與兩臂之孰重韓與身之孰輕莊子曰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夫古固有不惜疵其身忘其生以利天下者率天下之人羣然自適其道適無為之常樂許由善卷之樂而不憂堯舜之憂吾不知天下之究將誰屬矣况以是獨徇民物倣鹿萬類竊竊然自託於完身養生之術影附塵趨於莊子之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夫天下之不治而寧復有身為况即以其身也而北人無擇則與清冷俱波矣下隨則與稠水長終矣務光則負石而沉矣伯夷與叔齊則餓而死矣捐命如歸一瞑不顧此其於身復何如夫寧非大



惑不解之尤歟異矣夫善養之言曰余立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  
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形身足以休息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夫執此道以往將天下盡亂而一身獨治雖令流血滿堂殺人橫  
道任其輾轉號呼萬方顛沛以交集於我之側而目不之瞬心不  
之動是七尺而虎狼也雖然吾聞莊子之言曰能尊生雖貴富不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視  
之見利而忘其身夫此亦為見利忘身者言耳故顏闔推三權之  
位子列子御鄭子陽之幣屠羊說不受楚國三旌之位其輕富貴  
而尊生則同原憲不為與馬之飾曾子出金石之聲其全生而忘  
利則同抑豈徒然哉魏牟萬乘之公子而隱於巖穴可謂有其意  
矣然而至道則未也顏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斯可謂樂道之士矣孔子  
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反琴絃歌未嘗絕音斯可謂得道之  
士矣故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  
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達矣夫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之言  
夫雖有天下不以加諸身許由諸其選也為布衣不以累其心孔  
子顏回之徙其最也彼盜蹠滿苟得死足輩何足以言之何足以  
知之雖然盜蹠盜也然其言曰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以是民皆巢  
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水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  
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  
死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桀武王殺紂自是以後



以強凌弱以舉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也滿苟得苟得而無行者也  
然其言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仲尼受幣  
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勃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  
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又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  
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  
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无足不知  
足之小人也然其言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及使人之勇力而不為威強乘人之知謀  
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  
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辨之嗚呼此數人者此數

言者固亦刻琢萬形無微不燭窮九天而入九地雖有辨知聰明  
之士恐為之古橋不下有百啄而不能解矣斯所謂盜賊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者歟夫自古有人類而盜踰滿苟得無足之流滿天  
下矣是聖人之所獎而天下之所不禁也吾聞此為腸斷欲泣而  
繼之以血雖以投有北而畀豺虎可也雖然吾又聞滿苟得言行  
之情勃戰於胸中之言輒不覺掩書欲起曰夫古之能免此者寡  
矣雖黃帝其猶病諸彼縹緲漁父奚為者縹緲漁父之言曰人有  
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  
謂之讒析文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  
兩容頰適偷技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  
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  
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嗚呼吾安得  
越千載朽骨繫纒以同盡之徒為之去其疵除其患以歸於其真  
又不觀夫漁父之言乎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无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情動於外是所  
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  
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以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  
所以受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  
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受變於俗故

不足達矣哉縹緲漁父歟夫自帝革主因三五相嬗孰文孰質聚  
訟千載此皆祿祿以受變於俗者耳世運之遞降也夫何言哉抑  
我聞之孔子曰禮與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嗚呼此又與漁  
父處喪以哀无問其禮之言何相類歟嗚呼吾於漁父無間然矣  
此古道德家之微言也則謂莊子作漁父盜蹠以詆訛孔子之徒  
豈竟然歟雖然百家異旨儒墨相非是非之不可齊亦久矣詭訛  
與非詭訛又其無足深辨者也說劍叙莊子事甚不類莊子治劍  
服以試於暴人之前亦庶幾乎疾走料虎頭編虎須不免於虎口  
矣雖然吾聞孔子力能翹關孟子勇過孟賁彼莊子何遽不然故  
雖令莊子與趙三千人劍士決鬪於王之廷吾知劍士亦服其處  
而斃無疑也雖然此豈莊子之所屑為哉

列御寇第三十二



在宥篇老聃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歲  
彫琢其熟焦火其實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懸而天是篇引孔子之語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  
若不肖有順懷而遠有堅而緩有緩而鈇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嗚呼人之生而有心此真令人萬思而不得其故者矣方寸  
之物豈古今而橫六合孰知其所自始孰知其所自終洪水滔天  
龍蛇起陸一滴之靈一舜之頃甲兵百萬森然羅列朝骨月而夕  
仇讐大風伏其腋下鑿齒起自胸臆飄若臨風馳若走電倏起倏  
止孰主宰是悲矣夫難於知天仲尼言此有痛焉夫使古遂無人  
人遂無心渾沌不鑿與天俱終世乏義黃人誰商冒亂賊萬千與  
忠臣孝子並生碧血無靈迴腸欲斷終乾坤或有盡時此患寧有

窮日嗚呼人心之為禍亦烈矣王船山氏曰此段所言近於申韓  
之流苛察纖說之說既非夫子之辭抑與莊子照之以天下旨顯  
相抵牾偏錄者不審而增綴之耳非漆園筆也嗚呼夫豈然哉顏  
閻或即顏淵顏淵知東野氏之馬將佚見孔子家語山木篇作顏  
閻是閻之為淵可知顏閻之論仲尼亦猶詳由之論鬻缺也許由  
師鬻缺顏閻師仲尼詳由為堯言鬻缺之不可配天曰其性過人  
以人受天非貶鬻缺也魯哀公謂顏閻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瘡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歸羽而晝從事華辭以文為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  
予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  
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  
神者齒之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



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於外內者惟真人能之  
顏闔知仲尼之不為天下用而魯哀公不之能用孔子也況即曰  
用之而仲尼亦幾於殆矣郭象曰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  
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善矣哉郭之解莊也方且以下言後  
將如此莊子言仁義之患每窮之於人與人相食謂後世將如此  
豈以人相食禍仁義哉飾羽以畫從事華辭自後世之謬託儒術  
以欺世者大率不出於是此未可為仲尼咎也然而江河濫觴頓  
忘其朔夫天下之往而不反者多矣此顏闔之所以太息而道也  
或遂以是為顏闔譏孔子之辭寧非惑歟故郭象為之解曰凡言  
方且皆謂後世將然然則顏闔之論仲尼與夫許由之論髡缺夫  
豈有貶視其師之意歟雖然髡缺與仲尼者以人合天之學而許  
由顏闔之言則純乎天道者也夫天下之不同於人亦彰彰矣列

禦寇五醬先饋戶外屨滿其為人保亦危矣儒緩河潤九里澤及  
族其為人良亦僅矣善哉伯昏無人之告列子曰非汝能使人保  
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痛哉儒緩之自殺而見夢於其父曰  
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松柏之實矣見此者皆  
人也非天也故莊子曰今之世皆緩也又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嗚呼寂山無趾與老聃論孔子固云天刑之安可解夫孔子盡人  
以合天亦何所避於刑雖刑之猶不刑也然有儒墨是非形神交  
徹其技等於朱浮漫之學屠龍而其知不離於芑苴竿牘此所謂  
以不必必之者歟大矣夫莊子之言曰聖人以必不必故死兵學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時之則亡嗚呼外物  
不可必必而不必則物我俱化讐怨不興雖萬世無一兵可也不  
然戈矛動於胸中而墨翟以殺其兄無兵之兵甚於百萬之師三



軍之眾多矣故伯昏無人曰彼所小知盡人毒也莫覺莫助何相孰也莊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故至人之生也歸精神於死始而甘冥乎死何有之鄉其死也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或欲以破癰潰瘰癧瘰癧之所得挾十乘之富驕稱有道之人不自知其齎粉之將及而孤犢之不若也然且矜矜然自謂為明此固漆園老人之所大悲者也故為之言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郭象曰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又曰率心為德猶之可耳投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我讀莊子此二語不覺汗下而為之股戰以為德之於人亦美矣然以德之故而虛設此心以待之謂若者德若者非德

若者似德而非德不勝其躊躇輾轉之故彈慮竭思萬方以求其合而又懼其未合林氏膚齋曰此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所謂第二念也信矣夫斯言也故夫不德者不足道矣德而有心其心歟其德歟德亦何必非心然於德之中有心是心外又有德也心外有德是心外又有心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此匪特無德已也方且邀德之名居德之實樹德之幟以大亂夫德之常故謂之德之賊睫者心之所使也心而有睫謂之心不可不謂之心又不可其睫歟其心歟林氏膚齋曰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瞻前顧後之意是心中又開一眼也以此有眼之心而轉視其心則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其渾然者矣嗚呼此莊子所謂內而敗者歟抑吾謂人之一身惟目之為累大故老子曰君子為腹不為目又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夫覽而至於玄斯



亦覽之極功矣然以滌除為言者以為覽而玄猶是覽也玄而覽即非玄也故曉之為人害亦大矣心而有曉曉復有心心曉相因乃奪其心故謂之心之賊顧莊子又為之言曰心德有五中德為首釋玄英曰五者謂心耳眼舌鼻也中德者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然則中德者以心而為德也我嘗謂德即具於五者之中故心有心德耳有耳德眼有眼德舌有舌德鼻有鼻德然使轉一說焉以謂德有心有耳有眼有舌有鼻此則不詳之大者也故我尤於此不能忽然於莊子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曉之言也

天下第三十三

我聞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愚眾喬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踰魏牟也忍情性慕谿利故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田仲史黼也不知壹國家建天下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訓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紀綱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子和之世俗之溝  
猶贅儒嚙嚙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  
於後世是則子思孟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  
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人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空閒簞席之上歛然  
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  
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  
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為  
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則萬物長養人  
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遷化則聖  
人之得勢者辟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  
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利除  
仁人之事畢聖王之逆著矣夫自戰國縱橫真偽分爭六藝之道

衰而諸子百家之言紛然並出至穀亂不能相統荀子故論儒術  
之效而詆子思孟子等之田仲之儔學術之未易言也可勝慨哉  
荀卿宗仲尼莊子師老聃趨舍異路故持論然我觀莊子諸篇詆  
史鱷甚力而於魏公子牟無貶辭讓王篇曰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荀子  
以墨翟宋鉏並稱鉏之術禁攻寢兵與墨子大端相似而莊子各  
自為家與宋鉏並立者有尹文與墨子並列者有禽滑釐滑釐之  
於翟亦稍異矣莊子天下篇所列十一家有墨翟以下十一家類  
皆表而出之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曰聞其風而悅之固亦大  
輅椎輪漸失其故斯所謂百家往而不反者歟然我觀莊子於老  
氏之學曰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子於老子  
闕尹猶荀子之於孔子子弓也王夫之曰此篇所列自墨至老衰



取各殊而以己說綴於其後則亦表其獨見獨聞之真為羣言之  
歸墟至其篇末舉惠施以終之則莊子之在當時心知諸子之短  
長而未與之辨惟遊梁而遇惠子與相辨論故惠施之死莊子有  
臣質已死之歎則或曰惠子而有內七篇之作因末述之以見其  
言之所繫與我謂此說非也天下篇末述惠子之術曰惜乎惠  
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之也  
悲夫夫惠子以善談為名而辨非莊子所尚也吾觀內外雜篇所  
稱皆重無言之言其要歸本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語惠子不  
可謂非知矣然以知而言其知幾何故雖善辨如惠子而不列之  
墨子十家之內以為惠子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辯者為  
怪此古之道術所未有故荀子亦謂惠施鄧析不法先王誠哉其  
不法先王也雖然之為術亦精矣自今之學者視之造車合轍千

載如新吾於惠施無間然矣而莊子則以其辯也雖善而未善也  
故曰惠施多才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夫惠子之於言  
又不可謂非善中矣然以言而中與不中等故莊子於惠施無取  
也而王氏謂莊子或因惠子而有內七篇之作寧非鑿歟以危言  
為蔓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莊子直自明其無言之言耳故  
曰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又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夫天地  
亦何言而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者而又有賴於言哉而又有爭  
於善辨之名哉雖然彼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言皆言也吾讀莊  
子此篇首列六藝之學人以知莊生固深於言者也雖鄒魯之士  
縉紳先生其何以過之故吾人反覆不能已於莊子之言曰內聖  
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  
才夫若是者亦猶遊於方之內者也何墨子以至惠施皆是也